

家乡的重阳节

■了子

友。那天晚上,我和姐姐去看戏,父母在家煎鱼炸鱼,灶火一直烧到半夜。

农历九月初,秋收尚未开始,远近村庄几乎没有别的节日。难得有这样一个热闹日子,亲戚们无论路远路近,都会提前一两天赶来,过完节再住上一两日才走。那时村民生活并不宽裕,许多人常常吃不饱,可客人来了又必须热情招待。为了凑钱买菜买肉,不少人只能把家里积了大半年的粪水卖掉,换回一点钱来张罗酒席。

如今,日子早已不同。家家户户过上了小康生活,贫穷和饥饿成了遥远的记忆。交通也方便了,小车停在门前,亲戚们来了又走,不再像从前那样留宿。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全村不约而同地把重阳节从九月初九改到了九月初八。摆酒请客的场面不再像从前那样热闹,

诉妈妈。家里人忙丢下手边的农活,分头顺着曲折山路进山找寻。芒萁莽莽,山高林密,我们拨开半人高的杂草深一脚浅一脚地找,常常满山寻遍,依旧不见半点牛迹。

万般无奈之下,只好回家商量寻牛之事。堂哥略一思索,笑着说:“你家的水牛又去趁丽岗墟喽!”

我错愕万分:“哈?是尖岗墟还是丽岗墟?”从我们村到丽岗起码十几公里,这头水牛,是怎么独自跑到邻镇去的?

原来,我们早上把牛赶进山坑、独岭一带,若它顺着山势往上爬,翻过黄塘尾那道山岗,一路向南,经过北庄水库,就能直达邻镇的丽岗墟。

这十几公里的路,让我瞬间想起了师范毕业那年的夏天。

那回,我跟父亲从茂名坐班车回到化州汽车站时,父亲晕车,一路上连“黄胆水”都吐尽了,面色惨白。他提议我一个人再坐班车回林尘,他独自走路回家。我说,那不能,我要陪着你走。

从化州沿着公路往北走,过了丽岗墟没多久,便改走山路。从清风垌村牌旁的那条田垌进去,穿越那道山梁时天已黑透。我本就是那个不辨东南西北的路痴,大晚上的跟着父亲走,全凭他在前面带着。只是父亲一米七几的大高个,被我这个小短腿拖累了。若是他独自走,估计不用四个钟。和去中心小学读书时独自走山路不同,这回虽然走得累,但因

许多人家只是自家人简单吃一顿,便算过了节。

可每当秋风再起,我仍会想起那些鱼香满屋的夜晚,想起戏台下的锣鼓声,想起父母在灶前忙碌的身影,也想起那个虽不富裕却充满人情味的重阳节。它不只是一个节日,更是一代人关于故乡、亲情和岁月的温暖记忆。

而今,村里的重阳节虽然少了往日的喧闹,却多了一份新的温情。村里有了热心乡贤,每逢重阳节,他们都会为老人送上米、油、面和慰问金。时代在变,过节的方式在变,但那份对老人的牵挂、对乡亲的关怀,从未改变。从前,一筐鱼、一桌酒,就能让全村人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;今天,一群热心乡贤、一份爱心,也能让老人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老有所养、老有所依。这或许就是重阳节最好的传承——不只是记住过去的热闹,更是守护当下的温暖,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岁月里被温柔以待。



绿水绕村流 黄诒高 摄

为有父亲在身边,竟一点也不觉得苦。

从下午三点出发,踏进家门口时,家里的挂钟刚好“当”的一声,八点半。

你看,连人走都要费这么劲的黑夜山路,那头贪玩的水牛,竟然独自翻了过去。

山岗那头墟市喧闹,水牛若是独自逛到墟边游荡,被好心人看见,多半会留意看管,待牛的主人寻来便归还。那时我们把它牵回来,路上遇到村里乡邻,大家笑着打趣:“你家的水牛又去趁丽岗墟喽?”

一头水牛脱离牛群,独自翻山跑去邻镇赶墟,听来荒唐好笑,在旧日乡间,却真会发生。

入冬后,山风凉飕飕地直往脖颈里钻。田里没有青苗可糟蹋,水牛不必惦记稻禾,反倒生出四处游荡的闲心。“放散冬”的时光,带着山野独有的松弛。直到今天,我还常常想起堂哥那句玩笑话——

你家的水牛又去趁丽岗墟喽!

知音难得

■李志惠

颇爱美食,无疑被它吸引住了。再细看,这一辑是《四方食事》,我一口气就把里面收集的12篇文章全看完了。我的“认真劲”把旁边的老师都惊呆了,问我看什么书看得如此入迷。这哪是看书?这分明是和一位知己对话。在那干净,简练,处处冒着人间烟火味的文字里,你能真切地感受到先生的率真、随性、对生活的满腔热爱,字里行间清楚地看到先生的睿智和风趣。那一碗咸菜茨菇汤一定是先生的至味吧。先生一定是爱惨了在西南联大的那段日子,就连昆明的炒鸡蛋他都觉得“特泡”。没有任何掩饰,也不做任何修饰,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,谈最真的情,说最深的爱。

懂你的人,即使你一句话没说,仅需一个眼神,有时连眼神也不要,就知晓你的所思所想。你要热茶,绝不给你冷饮;你要自由,绝不给你束缚。想吃就吃的美食,说走就走的旅行,因为彼此的存在,而格外鲜艳。和懂你的人在一起,总有说不完的话,看不厌的风景,喝不完的小酒。那份美妙和快乐是无法言语的。就像两朵依偎在一起的白云,你的柔软里总藏着我。伯牙之所以绝弦,是因为没有了钟子期这个知音。那空留琴还有什么意义?和不懂你的人在一起,就像两只拥抱的刺猬,明明想说爱,无奈身上全是刺。就算你说上一千零一夜也是枉然,对方永远不会懂你为什么跑几百公

里去吃一碗粉,气喘吁吁地到山顶看牛吃草,更不会懂你为一串羊的铃铛声而止步。在他们眼中这些都是矫情。唉,真是对牛弹琴!

我是幸运的。在茫茫人海中,我遇到了懂我的学生,赠予我一场美丽的邂逅,和汪曾祺先生的这份文字里的遇见,在我的精神花园里又种下了一株盛开的茉莉花。它馥香淡雅,沁人心脾!

在人生这场旅行中,能遇到和你心灵相通的知音,请好好珍惜,别弄丢了,毕竟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,知音难得!倘若没遇到,那就做自己灵魂的知音吧!书籍懂你,音乐懂你,山河懂你,日月星辰全懂你。

身影(外一首)

■朱积

雪线般的山路上
匍匐着朝圣者

每匍匐一下就压薄一毫厘
每一个合掌都是一次拍打
每回弓身站起
就脱去一层壳

朝圣者合掌的瞬间
破壳的蜜蜂振动薄羽
头颅转动,千只眼睛
将万物聚集

曼陀罗敞开的花心
是蜜蜂的酒杯
也是蜜蜂的墓园

蜜蜂沿着花纹钻入花心
在稠蜜里迷幻
在一滴蜜里入定
而身轻如幡的朝圣者
匍匐在唐古拉山口
山路穿入苍茫

花心里还残留着蜜的气味

花纹——雪线
刻下爬行的身影

喝 酒

与打仗不同
喝酒必须痛快
海阔天空

喝到微醉
灯光暗下来

瓶口朝下
右手在瓶底拍打
又拍几下
所有眼睛咬住瓶口
眼神冒出水气

瓶盖盖上
把倒不出的酒气封回去

桌面缓缓旋转
一人把酒瓶拿起
眼光在瓶壁里涮刮
往瓶肚亲了一口

他亲到未出生的孩子了

众人哄笑
一把不锈钢汤勺从桌沿掉落



快捷投稿
扫码关注

水牛趁墟

■张旋坤

旧时乡间,春夏秋三季田里轮种两季稻,青黄相接。放牛必得攥紧牛绳,给它戴上牛笠。一旦忘了佩戴,途经田边稍不留神,水牛便伺机偷食。牛头轻轻一偏,长舌如镰刀般迅猛一卷,不管是鲜嫩的稻苗,还是沉甸甸的谷穗,即刻卷入口中,牙齿利落一碾,便只剩一截光秃秃的稻秆。等你反应过来使劲拉扯牛绳,早已来不及,人的力气终究拗不过牛。村里大人,便常把管不住嘴的馋嘴人叫作“矛笠牛”。

待到深秋入冬,晚稻收割完毕,南边广阔的水凉田、东涌、龙塘,空空荡荡,只剩隔界垌、庙山背、大塘坡这几处偏僻田垌和坡地,种着复种的番薯与青菜。这时放牛便自在许多,乡里人称之为“放散冬”。

邻里几家的水牛彼此相熟,冬日里我们相约放牛。清晨把牛赶到山坑水草尚丰美的田垌,将牛绳“8”字交叉缠在牛角上,任由牛群自由觅食。等到“煮晚火”之时,再到门前岭口等候,接牛回栏。

这般散放,难免生出意外。也许是水牛埋头吃草入了迷,走着走着就和牛群走散,又或是牛伴之间嬉戏打闹疯跑,迷了路。有时等到天黑,岭口迟迟不见牛的踪影。我心急忙慌,赶快跑回家告

诉妈妈。家里人忙丢下手边的农活,分头顺着曲折山路进山找寻。芒萁莽莽,山高林密,我们拨开半人高的杂草深一脚浅一脚地找,常常满山寻遍,依旧不见半点牛迹。

万般无奈之下,只好回家商量寻牛之事。堂哥略一思索,笑着说:“你家的水牛又去趁丽岗墟喽!”我错愕万分:“哈?是尖岗墟还是丽岗墟?”从我们村到丽岗起码十几公里,这头水牛,是怎么独自跑到邻镇去的?

原来,我们早上把牛赶进山坑、独岭一带,若它顺着山势往上爬,翻过黄塘尾那道山岗,一路向南,经过北庄水库,就能直达邻镇的丽岗墟。

这十几公里的路,让我瞬间想起了师范毕业那年的夏天。

那回,我跟父亲从茂名坐班车回到化州汽车站时,父亲晕车,一路上连“黄胆水”都吐尽了,面色惨白。他提议我一个人再坐班车回林尘,他独自走路回家。我说,那不能,我要陪着你走。

从化州沿着公路往北走,过了丽岗墟没多久,便改走山路。从清风垌村牌旁的那条田垌进去,穿越那道山梁时天已黑透。我本就是那个不辨东南西北的路痴,大晚上的跟着父亲走,全凭他在前面带着。只是父亲一米七几的大高个,被我这个小短腿拖累了。若是他独自走,估计不用四个钟。和去中心小学读书时独自走山路不同,这回虽然走得累,但因

颇爱美食,无疑被它吸引住了。再细看,这一辑是《四方食事》,我一口气就把里面收集的12篇文章全看完了。我的“认真劲”把旁边的老师都惊呆了,问我看什么书看得如此入迷。这哪是看书?这分明是和一位知己对话。在那干净,简练,处处冒着人间烟火味的文字里,你能真切地感受到先生的率真、随性、对生活的满腔热爱,字里行间清楚地看到先生的睿智和风趣。那一碗咸菜茨菇汤一定是先生的至味吧。先生一定是爱惨了